

魔焰天尊

2

金童精品武

中



金童精品武侯集

之二

魔焰天尊

①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十三	251
十四	279
十五	294
十六	311
十七	331
十八	345
十九	383
二十	398
二十一	412
二十二	427
二十三	449
二十四	478

十三

江雨望着冷然，网望着阿龟。

谁都不晓得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太快了，说像中了邪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先兆，就是那么让人想不通。

阿龟惨笑着：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没有人说，他们都在听。

阿龟道：“‘魔焰’有四大分坛，分别以‘春’、‘夏’、‘秋’、‘冬’做为坛名，而每坛桑中分六个分舵，每个分舵又列有十五至十六个分支站。”

冷然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在等阿龟继续说下去。

阿龟又道：“而你正是‘魔焰’这次出现四大分坛之一的坛主！”

阿龟继续道：“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比白朱那帮人聪明多了，你用李毅这条原本露出的线替你引来白朱的两条大鱼，白朱这人一直很有野心，所以‘魔焰’也不得也加以控制或是销毁。”

阿龟说完，便头也不回的走出房间。

江雨和网同时退出了一步。

若是阿龟所言不虚，那多可怕，原本自以为很好的计划，在别人眼里也只不过是替他们早日完成的一步棋，那对方真是太厉害了！

冷然突然大笑起来，江雨感觉到手心已冒出冷汗，心跳逐渐加快，这一切事情都太令人震惊了。

冷然若是想杀人，你根本就没有逃的机会。

冷然现在就已出刀，又是刀光一闪。

江雨可感觉到全身神经都短路，不能自我，甚至感到空气全没有了，鼻子、嘴巴完全失去吸气的作

网这时扑向他，倒在他怀里。

江雨闭起眼睛，不敢再想，他紧握着网的双手——因为她是她多年的搭档，也是一生中难寻的知己。

刀光很亮，很亮的一刀。

像是穹苍无尽的一片黑夜，天外闪入一道炙人流星，在黑夜里展现出一切光采，让人迷眩。

刀光一没，只有重重的呼吸声。

冷然的目光是如此炙人的罩向江雨和网两人，豆大的汗水在额上顺滑而下，经过两颊，唇角，下颚滴落。

“我不杀你们，因为你们是‘情报网’。”

网叹了口气，她知道冷然的意思。

哇噻！像他们这样的人，的确可以做许多事，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可是她不相信冷然有能力去逼他们做

事，做他们打从心里都讨厌不喜欢的事。

江雨望着冷然，低下头——他发现一条血迹。

血，当然是那位阿龟的。

江雨在想：我是否能像他一样走出这间房间，至少他是活着走出去的，我是否能继续活下去？

江雨低头望着网，她的眼睫毛很长，看起来就像两片翅膀一样，一掀一盖好似一只正飞舞翩翩的黑蝴蝶。

冷然笑着，很有自信地笑着。

他道：“你们是不是在怀疑我怎能控制你们，去做我要你们做的事，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情报网’的事。”

他笑笑，瞟了一下刀鞘：

“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尤其你们可以在这段时间找出机会趁机杀我，这对白朱原要你们做的事虽有一段距离，可是你们并不是那种甘为下人的人。”

他又道：“所以我说你们在别无选择之下，只能照我说的话去办，或许白朱也希望你们如此。”

江雨大笑，两手紧搂着钢这还不算差，也不能说不好的女人，道：“白朱大爷有自己行事准则：‘当你的敌人还活在世上，他永远都有机会杀你，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杀了他。’”

“你要我杀你。”

冷然用十分尖锐的声音笑着：

“我不会杀你的。”

他又道：“我也有自己的行事准则，你想不想听？”

江雨和网同时冷冷“哼”了一声。

冷然眯着眼，笑道：“当我的敌人还活着，他就远可以趁机杀我，可是我要永远也让他办不到这事，我有两种方法，最简单的主法就是：死，第二种方法就是：控制。”

“哼，哼！”江雨哼了两声。

冷然道：“要控制一人很难，可是我用的这招对你们绝地不难，你们相不相信？哈哈！”

江雨瞪着他，目光像失弦之箭射向冷然。

冷然嘿声冷笑，神秘地道：

“若要说专门寻求‘卖方’所需情报，谁都会想到‘老 K 宫’这组织；若要说谁能像‘老 K 宫’一样的功能，在个人主面，当我又可想到两个人，不，三个人。”

他顿了一下，瞄了江雨那已苍白发青的脸，得意微笑了起来，道：“想到的人当然是你们‘情报网’和‘无孔不入’这位先生。”

江雨喘着气，下嘴唇因用力咬而不流出来血丝，整个人看起来就像突然苍老了二十岁。

他已知道冷然要用什么方法去控制他们——当然是用‘无孔不入’，用无孔不入的专长做些事，能带给他们许多不幸的事。

江雨看着网，这个女人。

——女人通常较小心，至少大部份比男人细心，这也是他找个女伴作为工作搭档最主要的原因。

网苍白的脸，赤红的双目，紫色的嘴唇终于软化，在江雨的怀里轻轻颤动着。

白朱是他们的恩人，他们不会去做对不起他的事，就算平白无故让他损失一文白银对他们来说，也是千万不可，不能的事。

江雨终于开口：“你要怎么做？”

冷然轻笑：“很简单，救李毅。”

“他？……”

“他？……”

“是，这对你们来说并无什么影响，尤其当你们救出这人后，白朱大爷一定会很高兴与你们替他交到这样的朋友。”

陈元宝一张脸笑的七心极了，似已忘了那天输掉几千两银子给冒牌小王牌的糗事。

对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来说，一定能做自己爱做的事，而且得到赞扬，奇迹似表现在他这年龄，根本不可能而他却做到的事。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还能连续驾驭两个年轻漂亮，正是对男人需求最盛的女人，你说他能不替自己高兴吗？

他眯着眼，微笑。

想着刚才秀秀，瑶瑶这对姐妹花几不成声的喘息，耳边哀声求饶，他浑身就像中了邪，一下之间，又如狮如虎如豹威猛起来，他不禁纵笑连连。

像这样年纪的人，还能像他这样的人很少，而他就

是这很少中的其中一个，他太高兴了。

他站了起来，踱向右侧那间用青石砌成的房子，走进去，推开暗门，他见到了一个人。

他笑的更是开心，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现在

——阳光充沛，他的属下个个精神饱满地严守自己的岗位，整个“元宝大宅”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禁地。

他吸了口气，想到自己又正好是这里的主人。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九月二十五，也正是他成婚三十五年的纪念日，他又得意地笑了。

一打开那扇石门，里面灰暗的烛光阴冷泻了出来，连带着一股发霉、潮湿、腐臭的恶气。

他看到了一个人？

从石门里泻出来的恶臭是绝对难闻的，说夸张一点的话——闻者三日难咽食，当真能连连不忘那股腥恶臭气。

陈元宝并未因那恶臭而大皱眉头，他笑了笑，重重地吸气吐气不下数十次，像是这里根本没有那股恶臭存在。

只有秀秀、瑶瑶那迷人的体香，这模样就像是享受别人不能享受的享受。他走了进去，关上了石门。

“我今天很快乐。”

他笑着对躺在地上，衣不遮体，两眼下陷，脸色苍

曰，呼吸沉重浑浊的老人道：“今天我使自己已像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可不像你这样，病糟糟的。”

他大笑，狠狠踢了那老人一脚：“今天是九月二十五日，是我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我那老妻子虽已变了样，老的没人要，丑的没人看，可是我还是很高兴今天是我和她结婚三十五年。”

躺在地上的老人颤抖地翻动了一下身子，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条装死的毛毛虫，蜷伏在败腐的腐叶上。

陈元宝又狠狠踢了他一脚，像只凶猛的大鸟，正玩弄他的食物，是那么不可一世。

陈元宝冷冷地道：“我今天很高兴，所以我也希望你高兴一下，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又踢了三脚，直将老人翻滚了两圈，那扭曲的脸朝上，面对着陈元宝那阴冷冷笑。

陈元宝忽然叹了口气，口气有七分怜悯道：

“可惜你还不能死，而我也没有替你早日解除痛苦，我真是替你担忧，希望你能活下去，至少你得活的比死人好。”

陈元宝大笑，慢慢转身向着石门。

石门打开。

哇！他的一张脸变成了青白无血色。

他感到喉咙干渴，呼吸困难，牙齿至少咬碎了二颗。

就在这时，一个视野可以瞧尽整个“元宝大宅”的地方，有酒、有菜，更有两个人对话。

酒，是好酒，陈年“竹叶青”。

菜，是好菜，有红烧茄子，虾仁豆腐，如意酸菜鹿筋炖、鲜虾腰子烩溜海参，炒炉鸭丝、香酥全鸭、冬笋大炒鸡炖面筋、黄瓜川丸子汤、原汁西施舌。

人，一个是阿龟，一个是冷然，他们在“秀”了一场战给“情报网”看过后，便准备看别人演戏了。”

阿龟说：“情报网已开始行动了。”

冷然吃了口虾仁豆腐：“希望陈元宝别吓着。”

阿龟盯着冷然：“你怎么知道他会被吓着？”

冷然笑的弄讪：“这样‘情报网’才有充分的时间救人，今天这个日子才会变成救人的好日子。”

“没想到你对‘情报网’这么了解。”

“我只刚巧知道‘情报网’有位好友也在东杭镇，所以我才会说陈元宝最好别被吓着。”

阿龟笑的有点哑：“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人，他是谁，不会是‘鸡爪’吧！”

“哈哈！”冷然大笑：“就是他，想不到吧？”

阿龟道：“没想到你连他的消息都这么灵通。”

“莫法度！”冷然瞟眼：“谁叫他是我的堂兄。”

阿龟一怔，这回可真吓着了。

冷然笑眯眯：“任谁也想不到，所以我才会这么肯定陈元宝最好别吓着，要是吓坏了对咱们来说可是不好。”

阿龟大笑着：“我就不相信冷鸡爪有这么利害。”

冷然微笑不语，对于有这么一位堂兄，可以说值得

骄傲。

“鸡爪翻天，猫掌捣地。”

但这位冷大杀手，跟终南冷家的人，怎么又是堂兄弟？

那他……

唉！这问题先搁在一边，不去研究！

陈元宝愤怒怔愣不动。

他的双眼紧瞧着地上，像剑一样尖锐地刺向地上。

秀秀、瑶瑶是他从京城“美人楼”，花了一万两买来的红梢人——她们腰细、腿长，每一寸肌肤都能让男人撩起性欲，尤其声柔如水，一嗔一颦一笑都有无比的魅力。

今早，秀秀、瑶瑶还使他这六十八岁的老头至少年轻二十岁，她们服从他败在他的男性威风下。

现在——

秀秀和瑶瑶两人赤裸着全身，被两个亦裸如狼猿的护院按倒在地——他们如进入侧境高呼小叫，展露人类最原始的动作。

陈元宝全身上下一片烧热，犹如一座火山，他站着，用老鹰看它的猎物的眼神瞧着。

他没说话，他的软剑已无声无息地从袖里翻出。

他对他的剑一向很有信心。

哇噻！尤其是像这种情况，他更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他划出一剑。

剑很快地窜入那交叠一起的男女身体。

陈元宝已闭上眼睛，准备享受那一刹那的兴奋。

但是——

没有惨叫，没有陈元宝预期的那一份畅快。

陈元宝睁开眼睛，那两男两女已两眼翻白，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赤裸着全身，陈元宝看在眼里就像四条被剥了毛的狗。

可是他很快又发现了一件事。

这四人不是死在自己的软剑下。

他们是死在一把刀上。

一个身穿白衫，衣服装裁十分合身的人，他脸上带着诡异又冷冷的笑容，看起来就像座充满死亡的冰山。

“你杀了他们？”

“是。”

“你跟他们有仇？”

这人笑笑“没有。”

陈元宝愤怒大叫：“那你为何要杀他们？”

“高兴！”

陈元宝大叫：“你凭什么？”

这人又说一声：“高兴！”

陈元宝瞪着这人大叫：“他们是我的人。”

“我知道。”

这人笑的很冷：“可惜他们该死。”他瞄了陈元宝一

眼：“你难道不认为他们该死？”

陈元宝道：“这跟你无关。”

这人狂笑：“可是我很爽！”

陈元宝笑的更冷：“等会你再爽也还不迟！”

“哦？”

陈元宝长啸一声，瞬间来了二十八个人。

二十八柄剑。

陈元宝指着他们：“他们会使你不爽了！”

“哦？”

陈元宝又道：“九月二十五日，是个杀人的好日子。”

就在他说话的同时，蓦然一剑刺出。

二十八柄剑也不慢，整个动作就像已练习过千百次，看起来就是那么整齐划一。

冷然连续喝了八杯陈年的竹叶青。

阿龟盯着他。

“你想情报网能救出李毅吗？”

“当然可以。”

“那你想真正的李荷花，和他的师兄‘无孔不入’正在做什么？他们会突然攻入‘元宝大宅’吗？”

“不会。”冷然很肯定地说。

“为什么？”

冷然道：“因为我刚好想到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想渗入‘魔焰’，趁这混乱。”

冷然点头：“可以肯定‘蚕丝’已死灰复燃，他们想

施行‘灭火’，当然首先设法入进‘魔焰’这组织。”

阿龟道：“他利用我们去为他们做点混乱，而我们却利用‘情报网’，可真是有趣极了。”

二十九柄配合得极好的剑阵。

从二十九个方位刺向这位穿白袍的中年人。

这人突然发出一阵狂笑，长袖一卷，罩向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二十九柄剑，一卷一抛入已如燕飞起。

陈元宝正在惊恨之余，他又看到一件令他惊愕的事情——一块用水晶雕铸而成的令牌。

——魔焰的护法令牌。

他知道这人，史玉南，杭州第三坛第二十五分舵的舵王。

史玉南指着陈元宝，道：“看看李毅还在不在里面？”

陈元宝一愣，道：“属下刚才……”

“去！”史玉南大叫一声，瞪着陈元宝。

陈元宝很快赶去地打开石门，一张脸已成了青绿色。

“怎么可能？刚才明明还在的，怎么？……”

“在不在？”跟在身后的史玉南冷冷地问。

陈元宝苍白的脸转向史玉南，一张嘴张得老大。

“不在是不是？”史玉南问：“李毅已不在这石门后是不是？”

“是！”只觉全身快要虚脱掉，每根骨头，每条神经皆不安份地抖动起来。

史玉南又道：“快去‘悦来客栈’，或许你还能找到

他。”陈元宝的脸色一变。

他没有半分犹豫，立即带着二十八个人冲出石屋。

只要能找回李毅，那一定可以将功赎罪。

我才六十八岁，我还不死，人生七十才开始呢！

陈元宝带着二十八个人，二十八柄剑冲出。

这时石门又缓缓开启。

走出三个人，二男一女。

史玉南微笑，这模样就像是在笑陈元宝，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六十八岁老头子。

这三人当然是“情报网”，以及昏迷不醒的李毅。

“那老头子真是老糊涂。”

江雨笑着道：“人老了就是这点不中用。”

“那你呢？是不是以后也和他一样？”史玉南问。

“我？”

江雨道：“我不会。”

“不会？”史玉南淡淡说着。

“是，我不会。”江雨很高兴地道：“你得相信。”

“哦？”史玉南露出怪怪的表情。

江雨瞪了他一眼，忽大叫：“你不信的话，三十年后你冷鸡爪来看我，看我是不是真和别人一样，老了就会老糊涂。”

原来这个“史玉南”是冷鸡爪易容的！他点首，道：“我会记住的。”

江雨瞞了网一眼，打了个眼色，他们很快地就将昏

迷不醒的李毅扶出石屋。

“想走!”陈元宝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江雨扭头望着冷鸡爪,苦笑不已:“我说吧!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头子是条老狐狸,人虽糊涂,心却不糊涂。”

冷鸡爪苦笑点头:“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如此。”

江雨盯着陈元宝,很仔细地瞧着:“你真是条狐狸!”

陈元宝笑道:“我是学到老,活到老,说明白一点呢,若你想成为老狐狸,这就是个很好的方法,懂吗?”

江雨突问网,道:“你懂吗?”

“不懂!”网道:“我只懂像他这种人,真是个好老人,人说: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我肯定他就是这类型的人。”

“你呢?”江雨瞄向冷鸡爪。

冷鸡爪大笑,道:“我懂,我当然懂。”

江雨白眼一翻,叱道:“你懂什么?”

冷鸡爪笑笑:“我懂这条老狐狸为什么会成为老狐狸。”

“哦?”陈元宝微笑,很有兴趣地听着。

冷鸡爪一叹,徐徐缓缓地道:“我懂做条老狐狸要有很多小狐狸的帮忙,他才会变成条老狐狸。”

“我不懂。”江雨大摇其头。

“那意思就是……”冷鸡爪道:“刚才有人给了这条老狐狸一个消息,所以老狐狸才敢在小狐狸面前耍威风。”